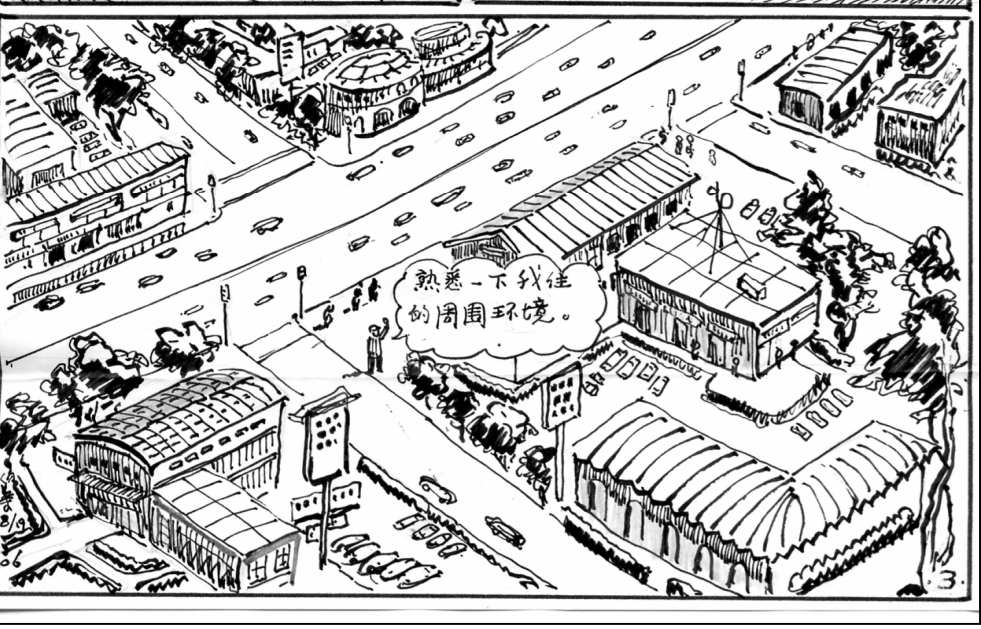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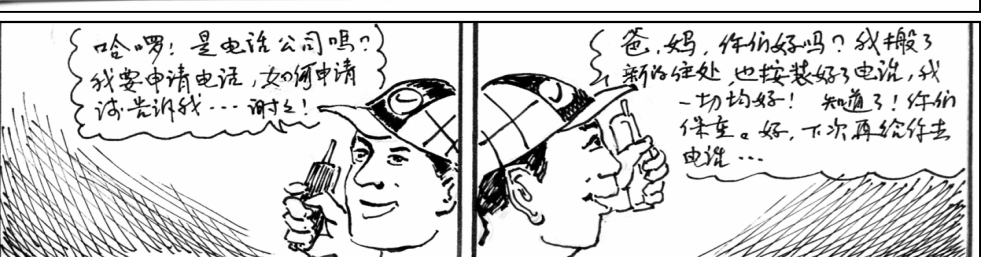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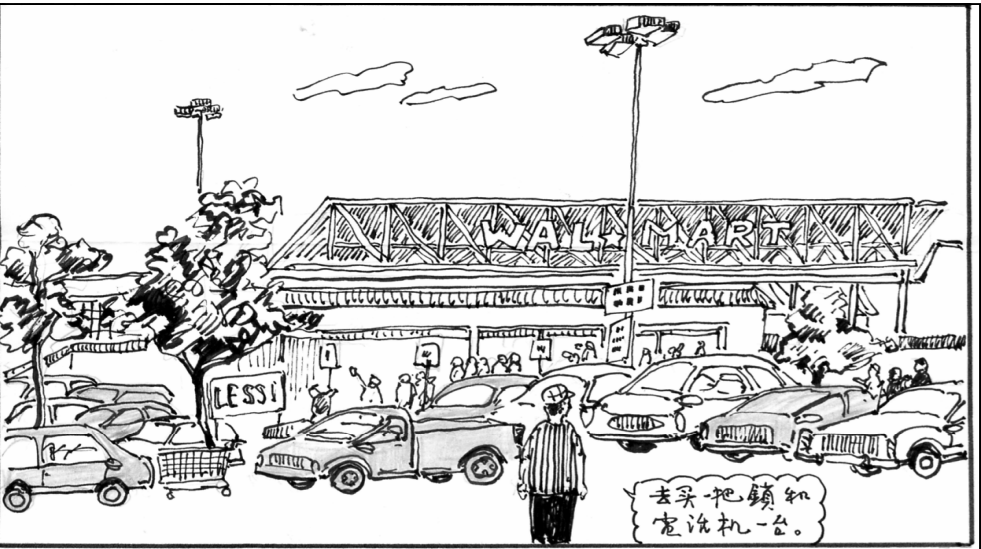




糟糕！媽咪！妳看，消防隊把水用完了，他們要用牛奶去救火了...

流美生活

美国梦(十) 仇錫榮 画



玫瑰壓花

■李世宗

百花不再爭豔，遍野漸成枯黃。楓葉卻婀娜展身，颯颯嬌紅，是深秋大地的新娘。昨夜，驟雨乘著狂風，猛吻楓葉，像搶親的惡霸，糾纏無忌。多少楓葉輪掉芳華顛倒抖落，靜待枯萎。毅誠透過落地窗望著院子，唏噓輕歎。

啊... 又見楓葉，再次勾起對梅娟的思念。片片楓葉，在樹上、地上，都如點滴在心頭。只因毅誠第一次看見的梅娟，是在楓葉圍繞的窗戶框裏...

二十年前，毅誠在台灣某大學任農化系助教時，梅娟是植物系助教。沒正式認識梅娟以前，毅誠已注意她很久。毅誠的研究室在農化系館二樓，梅娟的研究室在植物系館一樓角落。兩系的系館靠得很近，毅誠可從他的研究室看到梅娟的研究室。梅娟研究室窗外兩邊都有楓樹，深秋天暗時，一團團濃密楓葉，有如朵朵紅燈，繞著玻璃窗。窗內燈光依戀地照著恬靜專注的她，使她有如明亮玻璃窗裏的模特兒。那景象太像畫，毅誠看多了，朝思夜夢。想多了，蠢蠢欲動。

梅娟騎腳踏車上下班，停車棚在她研究室視窗外。有天她下班前，毅誠偷放一朵玫瑰在她腳踏車前籃子裏。隔天，毅誠偷偷到她腳踏車旁，看見籃子是空的。毅誠推測，梅娟已看見那朵玫瑰。環顧附近地面，並未看見棄置的玫瑰。毅誠認為梅娟收下那朵玫瑰，沾沾自喜，又在她籃子裏放入第二朵玫瑰。如此，天天放一朵玫瑰。第四天，附了信，簡單一句：「可以認識妳嗎？」

隔天，梅娟在腳踏車籃子裏回了信，也簡單一句：「我已有了未婚夫，花請送別人。」毅誠只好傷感嘆息，停止放玫瑰在梅娟腳踏車籃子裏。反正他是「秘密愛慕者」，還沒曝光，就此隱形。

不久，農化、植物兩系有個計劃合作，農化系的作業交給毅誠，植物系的作業交給梅娟。從比，兩人一起工作，逐漸熟稔。毅誠和梅娟相處愉快，愈來愈喜歡梅娟。梅娟臉清秀略圓，笑起來哈蜜瓜似的甜，連額邊那顆美人痣，都藏到頭髮裏了，純真得好像世上未曾有邪惡。

她自然浪捲的長髮被風吹起飄揚時，有如千縷柔綫，拂盡人心塵埃。但梅娟確實已經訂婚了。梅娟是獨女，婚姻是她父母安排。她未婚夫在美留學，學成後將回台接掌父親事業。可毅誠認為，近水樓台先得月。幾次又動了追求梅娟的念頭，想死會活標。

有天，毅誠看到她未婚夫的照片，高大英俊，跟梅娟極登對，纔打消追求的念頭。毅誠不能和梅娟發展感情，便昇華做朋友。彼此欣賞、珍惜，無話不談。毅誠赴美後，梅娟留在台灣。兩人雖各奔西東，但長期保持書信聯絡，凡事分享甘苦，互相勉勵。時空流轉，卻覺常相左右...

兩年後，毅誠學成回台灣。梅娟已結婚，並升任講師，換到三樓齊教授退休前的研究室。有天，毅誠去找她。無意間發現，從那研究室俯瞰，可以看到他以前的研究室，便說：

「以前你的助教研究室要是在這裏，就可以看到我的研究室。」不料，她回答：

「那段時間我替齊教授做事，常在這裏。不但看得到你，還可看到我的腳踏車呢！」毅誠心一揪，眼光迅速掃瞄，那車棚竟遙遙在目。毅誠楞了一陣，轉眼看梅娟，她正凝視他，他立刻縮回眼光，兩頰如火中燒。梅娟卻噴噴而笑。毅誠囁嚅地問：「你是說，你知道我在你的腳踏車前籃子裏放東西？」

「有些事，不用說，不必問，那樣更好，不是嗎？」梅娟答。毅誠沉默半晌，跟她交換幾個眼神，慢慢兩人都笑開了。一人彎腰，一人捧腹。

在台灣結婚後，毅誠再度赴美。雇用毅誠的公司替他申請居留權，遇上當地經濟不景氣，二度被勞工局駁回。公司開始嫌麻煩，猶豫不決，遲延再次送件至勞工局，準備解聘毅誠。

毅誠進退失據，身心交瘁時，梅娟捎來一封信，夾了張小詩：「風浪翻騰時，給我你雙手，顛簸中你感覺我的緊握。冷雨淋漓時，依靠我心懷，愁緒裏你感覺我的溫暖。沉溺絕望時，搭住我肩膀，軟弱裏你感覺我的剛強。」雖寥寥數語，卻讓毅誠感受深切關懷與支持。毅誠因而振作起來，面對難關。公司見毅誠工作表現愈益優良，答應毅誠再次申請居留權，獲得批准。

幾年後，毅誠換了工作。生活穩定下來，經濟狀況改善，漸入佳境。梅娟的人生路，卻開始轉入崎嶇。

梅娟先生公司經營不善，突然結束營業。移民澳洲，經營小餐廳。梅娟家財損失無數，又離家背井。毅誠聯絡上梅娟，安慰她，要她面對困難。她卻說，人生本無常，從此樂得與毅誠同為天涯漂泊人。梅娟不怨不尤，事情祇看光明面，沒有問題難得倒她。祇有一事例外...

有天半夜，毅誠接到梅娟電話，說餐廳一位年輕女侍搭上她先生。梅娟哭哭啼啼，意圖輕生。勸了半天，毅誠想到她送的小詩，拿出來念給她聽。還告訴梅娟，他把小詩裱成卡片，夾在日記裏。她驚奇毅誠保留了十五年，感動之餘，纔平靜下來。過幾天，梅娟打電話告訴毅誠，說有信心解決問題，樂觀如昔。

之後，每次毅誠和梅娟聯絡，常聽梅娟提到她先生和那女侍糾纏不清，導致家庭破裂無遺。梅娟的子女已各自成家，不再跟她住一起。梅娟的父母已過世，她在澳洲形單影隻，孤立無援。毅誠很想去和梅娟先生理論，但怕他的干涉對梅娟更不利。多年來，他和梅娟的關係一直建立在清楚的界線上，未曾逾越「朋友」的身份。雖然毅誠的太太瞭解毅誠和梅娟友誼深遠，信任毅誠，從不干涉。但毅誠也得顧慮他太太的感受，

謹守分寸。對於梅娟的遭遇，雖然憤恨不平，心裏淪血，也祇好咬牙切齒、愛莫能助...

有一天，毅誠打電話梅娟，發現電話已經不通。電話錄音祇說，此電話號碼已經停用，但沒給新的電話號碼。梅娟不再打電話給毅誠。毅誠寫信給梅娟問怎麼回事，也沒回音。梅娟像斷了線的風箏，從此音訊全失。毅誠心裏焦急，卻毫無辦法跟梅娟聯絡上。

事隔多年，毅誠回台灣探親，拜訪植物系。遇到梅娟昔日同事張教授，說不久前參加國際會議，路過澳洲，曾按地址前去梅娟家。毅誠趕緊問梅娟的情形。張教授說：

「沒見到梅娟。主人不在家，我祇和佣人講話。那佣人說，他家主人已和梅娟離婚。梅娟早已搬走，但不知道梅娟住在何處。」

毅誠這纔發現，梅娟的事情十分嚴重。梅娟若返回台灣，一定會和他聯絡。顯然，梅娟並沒有離開澳洲。既然已離婚，又搬離原來住處，有誰在照顧她嗎？毅誠纏著張教授東問西問，想探出蛛絲馬跡。但張教授已把所知道的全講了，梅娟行蹤成了個謎團。毅誠愈想愈擔心，愈想愈悲觀。難道...

梅娟被她先生謀殺了？「離婚」不過是梅娟失蹤的掩飾說辭？兩個月後，毅誠剛好有機會去歐洲開會。毅誠決定特地停留澳洲，尋找梅娟。毅誠不知從何處著手，便先按地址前去梅娟家。

「不知道！」開門的佣人一聽是來找梅娟的，便不耐煩地關上門。毅誠不知怎辦時，想到也許可以向鄰居們打聽。幾位鄰居都支吾其辭，避談梅娟的事，祇有一位鄰居提供一個地址：

「兩年前我在那裏見過梅娟。她，應該還在那裏。」那鄰居欲語還休，毅誠聽得出那是個不好的地方，追問：

「那是什麼地方？」

「市立療養院。」毅誠楞住。好久，纔又問：

「梅娟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聽說梅娟發現她先生跟情婦生了個兒子，刺激太深，便發瘋了。」

毅誠匆匆趕到療養院，找服務台，焦急查問是否梅娟住在院裏。服務員查了電腦，找出來：

「三零四房。」毅誠聽後，緊繃的臉頰時全然崩垮，像洩了氣的皮球。他希望服務員告訴他，梅娟不住這裏，那鄰居所說的梅娟發瘋並非事實。但那服務員祇花五秒鐘便找出答案，毫不留情破碎他的希望！毅誠腦裏一片空白，呆站了一會，纔回過神來，問道：

「三零四房... 怎麼走？」

「坐電梯到三樓，右轉走道，左邊第二間。」毅誠轉身，往電梯走。

「且慢！」服務員叫住毅誠：

「祇有親屬纔能去探房。你與梅娟是什麼關係？」毅誠回頭，低聲回答：

「朋友。」服務員搖頭。毅誠祇好停住腳步，走向服務台，又問：

「我可以接她出院嗎？」

「祇有親屬纔能把她接出去。朋友不能。」毅誠猶豫片刻，走向出口。兩眼茫然，緩步拖行，好像扛著無形的重物。

「且慢！」服務員看毅誠難過的样子，於心不忍，又叫住毅誠。

「花園開放給一般訪客。你也許可以找到梅娟，她常在那裏。」服務員指著通向療養院花園的走道，善意地對毅誠微笑。

花園約有一畝地，幾棵榕樹排列整齊，均勻散佈在如茵綠草上。走道縱橫通達，沿路種著各色小花。花園清靜優雅，是療養院病人活動空間。毅誠的眼光在花園中搜索，祇見幾個病人穿著寬鬆白袍，有的緩慢走動，若散漫漂遊的鬼魂。有的自言自語，比手劃腳，是沒有觀眾的演員。毅誠穿梭在花園中，審視那一個個病人，換回病人們漠視的眼光，但並未找到梅娟。

心灰意冷之際，看見遙遠的角落，一個站立不動病人的背面。毅誠盯著看了片刻，逐漸悲從中來。正值落日時分，本來像一群綿羊的片片圓雲，已變成高懸空中的朵朵燈籠。如此美景，對那病人卻是不存在的。那病人如同一根白色柱子，沒有知覺。

毅誠知道那病人是梅娟，因為她是病人中唯一黑頭髮的。在一個遠離家鄉的異國，一個被人遺忘的療養院裏，黑頭髮成了她的標誌，是何等淒涼悲慘。她與天空中的夕陽美景無份，祇屬於陽光消失後籠罩大地的冗長黑暗...

毅誠走到那病人的面前，看到一張滿佈皺紋的臉。幾根頭髮垂在她眼前，隨風散亂，添加幾分蒼老。毅誠非常確定，那是梅娟。略圓的臉削瘦很多，但額邊那顆美人痣仍在。祇是，那臉像一張紙臉譜被揉成一團後，再展平開來，已是處處折痕。

多年不見，人事全非。毅誠激動地抱往梅娟，梅娟卻奮力掙脫，原本握在她手中的一塊黑色硬紙板掉落在地上。

「梅娟，我是毅誠啊！」梅娟雙手抓住白袍，緊緊靠在胸前。兩眼盡是驚嚇、焦慮，直瞪毅誠。

「梅娟... 你不認得我？」梅娟仍然僵立。毅誠不相信梅娟真的不認得他了，一步步走向梅娟，梅娟一步步後退。突然，梅娟尖叫：

「不要踩！」毅誠停住腳步，發現他的腳正踩著那塊硬紙板。

「還給我！」梅娟要求，一臉忿怒。毅誠彎腰撿起紙板，邊把紙板上的灰塵拂掉，邊審視那紙板。紙板復舊，黑黃斑駁，上覆一層玻璃紙，已部份脫落。玻璃紙下，鑲有四朵壓扁的玫瑰，花瓣枯萎，色澤形態依稀可辨。毅誠看到紙板底部的一行字，突然全身一震：

「毅誠送我的花」毅誠仔細一看，那四朵玫瑰旁都有日期。雖然模糊，仍能讀出。毅誠想了一下，正是他偷放玫瑰在梅娟腳踏車前籃子裏的日子。腦海立刻浮現當年蹣跚躑躅，偷放玫瑰的景象。毅誠驚訝，梅娟竟保存壓花二十年，呆呆望著梅娟。

「還給我。」梅娟再度要求，已變為焦急。毅誠呆呆站著，心思卻翻騰沸揚。

「還給我... 那是我最寶貴的東西... 我求你！」梅娟眼神流露出乞憐。

毅誠突然明白過來，他在梅娟心中的地位，正如梅娟在他心中的地位。特殊、長久、重重鎖在心之深處...

毅誠緩緩將紙板交出，梅娟卻迅速接過去，雙手緊抱在懷裏。

「梅娟... 你再想一想，我是毅誠啊！」毅誠再次走近梅娟，梅娟卻轉頭就跑，一陣子就跑到療養院裏了。毅誠楞站著，淚眼模糊。

毅誠終於確定，梅娟結婚的那一天，便已走出了毅誠的世界。如今，梅娟已完全走出了世界。命運已消滅她的記憶，可她究竟仍然保存了一份回憶。